

法句譬喻經卷第一

亦一

西晋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無常品第一

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胞胎何謂五德一者身上光滅二者頭上華萎三者歟離本座四者腋下汗臭五者塵土著身以此五事自知福盡甚大憂愁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奔馳到佛所時佛在耆闐崛山石室中坐禪入普濟三昧天帝見佛稽首作禮

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衆未起之間其命忽盡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坯間破壞坯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復爲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爾時世尊以偈頌曰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王輒死此滅爲樂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壞人命亦然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昔

佛在舍衛國精舍中爲諸天人龍鬼說法時
國王波斯匿大夫人年過九十卒得重病醫
藥不差遂便喪亡王及國臣如法葬送遷神
墳墓葬送畢訖還過佛所脫服跣鞢前禮佛
足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麤形異
何所施爲也王稽首曰國大夫人年過九十
間得重病奄便喪亡遣送靈柩遷葬墳墓今
始來還過觀聖尊佛告王曰自古至今大畏
有四生則老枯病無光澤死則神去親屬別
離是謂爲四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

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河流晝夜無息人
命馳疾亦復如是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遊者不還
佛告大王 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歸死無
有脫者亦昔國王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
過去無能住者空爲悲感以捐軀形夫爲孝
子哀愍亡者爲福爲德以歸流之福祐往追
如餉遠人佛說是時王及羣臣莫不歡喜忘
憂除患諸來一切皆得道迹

昔者佛在羅閱祇竹園中與諸弟子入城受

請說法畢訖晡時出城道逢一人驅大羣牛
牧還入城肥飽跳騰轉相觸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譬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猶然亦養命去
千百非一族姓男女貯聚財產無不衰喪
生者日夜命自攻削壽之消盡如榮穿水
佛到竹園洗足却坐首者阿難即前稽首問
言世尊向者道中說此三偈不審其義願蒙
開化佛告尊者阿難汝見有人驅牧羣牛不
唯然見之佛語尊者阿難此屠家羣牛本有

千頭屠家日日遣人出城求好水草養令肥
長擇取肥者日牽殺之殺之過半而餘者不
覺方相觸跳騰鳴吼傷其無知故說偈耳
佛語尊者阿難何但此牛世人亦爾計於吾
我不知非常饗餐五欲養育其身快心極意
更相殘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悵然不覺何
異於此也時座中有貪養比丘二百人聞法
自勵逮六神通得阿羅漢衆座悲喜爲佛作
禮

佛昔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諸弟子說

法時有梵志女年十四五端正聰辯父甚憐

愛卒得重病即便喪失田有熟麥爲野火所燒梵志得此憂惱愁憤失意恍惚譬如狂人

不能自解傳聞人說佛爲大聖天人之師演

說經道忘憂除患於是梵志往到佛所作禮

長跪白佛言素少子息唯有一女愛以忘憂
卒得重病捨我喪亡天性悼愍情不自勝唯願世尊垂神開化釋我憂結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何謂爲四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

健必當死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梵志聞經心即開解願作比丘鬚髮自墮即

成比丘重惟非常得羅漢道

昔佛在羅閱祇耆日閣崛山中時城內有婬女

人名曰蓮華姿容端正國中無雙大臣子弟莫不尋敬爾時蓮華善心自生欲棄世事作比丘尼即詣山中就到佛所未至中道有流泉水蓮華飲水濕手自見面像容色紅暉頭髮紺青形貌方正挺特無比心自悔曰人生

於世形體如此云何自棄行作沙門宜當順時使我私情念已便還佛知蓮華應當化度作一婦人端正絕世復勝蓮華數千萬倍尋路逆來蓮華見之心甚愛敬即問化人從何所來夫主兒子父兄中外皆在何許云何獨行而無侍從化人答言從城中來欲還歸家雖不相識寧可共還到泉水上坐息語不蓮華言善二人相將還到水上陳意委曲化人睡來枕蓮華膝眠須臾之頃忽然命絕胖子脹臭爛腹潰蝕出齒落髮墮肢體解散蓮華

見之心大驚怖云何好人忽便無常此人尚爾我豈久存故當詣佛精進學道即至佛所五體投地作禮已訖具以所見向佛說之佛告蓮華人有四事不可恃怙何謂爲四一者少壯會當歸老二者強健會當歸死三者六親歡娛會當別離四者財寶積聚要當分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老則色衰壯病自壞形敗腐朽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恒漏臭處爲病所因有老死患
嗜欲自恣非法是增不見聞變壽命無常

非有子恃亦非父兄爲死所迫無親可怙
蓮華聞法欣然解釋觀身如化命不久停唯
有道德泥洹永安即前白佛願爲比丘尼佛
言善哉頭髮自墮即成比丘尼思惟正觀即
得羅漢諸在座者聞佛所說莫不歡喜

亦一
昔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說法時有梵志兄弟
四人各得五通却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
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駐流
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
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底正處其中無常

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
其表令無際現無常殺鬼安知吾處一人言
吾當輕舉隱虛空中無常殺鬼安知吾處一
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
人何必求吾也四人議訖相將醉王吾等壽
筭餘有七日今欲逃命冀當得脫還乃親省
惟願進德於是別去各到所在七日期滿各
各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有一梵志卒死
市中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
豈得獨免王即嚴駕往至佛所作禮却坐

白佛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不佛告大王人有四事不可得離何謂爲四一者在中陰中不得不不受生二者已生不得不不受老三

者已老不得不不受病四者已病不得不不受死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是務是吾作 當作令致是
人爲此躁擾 履踐老死憂 知此能自靜
如是見生盡 比丘厭魔兵 從生死得度

王聞佛言歎曰善哉誠如尊教四人避對一人已亡祿命有分餘復然矣羣臣從官莫不信受

教學品第二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佛告諸比丘當勤修道除棄陰蓋心明神定可免衆苦有一比丘志不明達飽食入室閉房靜眠愛身快意不觀非常冥冥懈怠無復晝夜却後七日其命將終佛愍傷之懼墮惡道即入其室彈指覺曰

咄起何爲寐 螺蚌蟲類
迷惑計爲身 爲有被斫瘡 心而嬰疾痛
遘于衆厄難 而反爲用眠 思而不放逸
爲人學仁迹 從是無有憂 常念自滅意
正見學務增 是爲世間明 所生福千倍
終不墮惡道

比丘聞偈即時驚悟見佛親誨加敬悚息即
起稽首爲佛作禮佛告比丘汝寧自識本宿
命不比丘對曰陰蓋所覆實不自識也佛告
比丘昔維衛佛時汝曾出家貪身利養不念

經戒飽食却眠不念非常命終魂神生蜎蟲
中積五萬歲壽盡復爲螺蚌之蟲樹中蠹蟲
各五萬歲此四品蟲生長冥中貪身愛命樂
處幽隱以冥爲家不見光明一眠之時百歲
乃覺纏綿罪網不求出要今始罪畢得爲沙
門如何睡眠不知歟足於是比丘重聞宿緣
慙怖自責五蓋雲除即得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諸天人四
輩說法時有一年少比丘爲人頑愚質直疎
野未解道要情意興盛思想於欲陽氣盛隆

不能自制以此爲惱不獲度世坐自思惟有
根斷者然後清淨可得道迹即至檀越家從
之借斧還房閉戶脫去衣服坐木板上欲自
研陰正坐此陰令我勤苦經歷生死無央數
劫三塗六畜皆由色欲不斷此者無緣得道

佛知其意愚癡乃爾道從制心心是根源不
知當死自害墮罪長受苦痛於是世尊往入
其房即問比丘欲作何等放斧著衣禮佛自
陳學道日久未解法門每坐禪定垂當得道
即說偈言

學先斷毋率君二臣廢諸營從是上道人
佛告比丘十二因緣以癡爲本癡者衆罪之
源智者衆行之本先當斷癡然後意定佛說
是已比丘慚愧即自責言我爲愚癡迷惑來
爲欲所蓋驚陽氣隆盛意惑自冥不覺天地

內思正定安般守意制心伏情杜閉諸欲即得定意在於佛前逮得應真

昔佛在羅閱祇國靈鷲山中爲諸天人國王大臣說甘露法有一比丘剛猛勇健佛知其意遣至山後鬼神谷中令樹下坐數息求定知息長短安般守意斷求滅苦可得泥洹比丘受教往至谷中端坐定意但聞山中鬼神詬聲不見其形但有音聲悚息怖懼不能自寧意欲悔還即自念言居家大富宗族又強復出家學道獨見安處鬼神深山既無伴侶

又無行人但有諸鬼數來怖人思惟如是未去之間於是世尊往到其邊坐一樹下而問之曰汝獨在此將無怖懼耶比丘稽首白言初未曾入山在此實憂須臾之間有一野象王來在邊倚樹而卧心獨歡喜遠離諸象一何快哉佛知象意告比丘曰汝寧知是象所由來不對曰不審佛告比丘此象眷屬大小五百餘頭患厭小象捨來至此倚樹而卧自念得離恩愛牢獄一何快哉象是畜生猶思閑靜況汝捨家欲求度世方以獨自欲求伴

侶愚冥伴侶多所傷敗獨住無對亦無謀議
寧獨修道不用愚伴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學無朋類不得善友寧獨守善不與愚偕
樂戒學行奚用伴爲獨善無憂如空野象
佛說是時比丘意解內思聖教即得應真谷
中鬼神亦皆開解爲佛弟子受誓誡敕不復
侵民佛與比丘共還精舍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爲諸天人宣演經
法時羅閱祇國有二新學比丘欲往見佛二
國中間曠無人民于時旱熱泉水枯竭二人

飢渴熱渴呼吸故泉之中有升餘水而有細
蟲不可得飲二人相對曰故從遠來欲望見
佛不圖今日沒命於此也一人言且當飲水
以濟吾命進前見佛焉知其餘也一人答曰
佛之明戒仁慈爲首殘生自活見佛無益寧
守戒而死不犯戒而生也一人即起極意快
飲於是進路一人不飲遂致殞命即生第二
忉利天上思惟自省而識宿命持戒不犯今
來生此信哉福報其不遠矣即持香華下到
佛所爲佛作禮却住一面其飲水者道路疲

頗經日乃達見佛神德至尊巍巍稽首禮畢
涕泣自陳我伴一人於彼命終感其不達願
佛知之佛言吾已明矣佛以手指曰今此天

人則是伴也全戒生天又先至矣於是世尊
披胷示之汝觀我形不奉我戒雖云見我我
不見汝也去我萬里奉行經戒此人則爲在
我目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學而多聞持戒不失兩世見譽所願者得
學而寡聞持戒不完兩世受痛喪其本願
夫學有二常親多聞安諦解義雖困不邪

於是比丘聞偈慚怖稽首悔過嘿思所行天
人聞偈心意欣悅逮得法眼天人衆會莫不
奉行

多聞品第三

昔舍衛國有一貧家夫婦慳惡不信道德佛
愍其愚現爲貧凡沙門詣門分衛時夫不在
亦一其婦罵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爲道士乞
匱自居不得罵詈唯望一食耳主人婦曰若
汝立死食尚叵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
時節不如早去於是沙門住立其前戴眼抒

氣便現死相身體胖脹鼻口蟲出腹殞腸爛
不淨流漫其婦見此恐怖失聲棄捨而走於
是道人忽然捨去去舍數里坐樹下息其夫
來歸道中見婦怪其驚怖其婦語夫有其沙
門見怖如此夫主瞋怒問爲所在婦曰已去
想亦未遠夫即執弓帶刀尋跡徃逐張弓拔
刀奔走直前欲斫道人道人即化作瑠璃小
城以自圍繞其人繞城數匝不能得入即問
道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
其人自念當隨其語若當得入手拳加之尋

棄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已棄弓刀門何
不開道人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
謂手中弓刀也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
聖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啓道人曰我有
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興惡願小垂慈莫便見
捨今欲將來勸令修道即起還歸其妻問曰
亦
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鄉
自宜往改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體
悔過願爲弟子跪問道人神變聖達乃爾有
瑠璃城堅固難踰志明意定永無憂患行何

道德致此神妙道人曰吾博學無厭奉法不
懈精進持戒忍不放逸緣是得道自致泥洹

於是道人因說偈言

多聞能持固 奉法爲垣墻 精進難踰毀
從是戒慧成 多聞令志明 以明智慧增
智則博解義 見義行法安 多聞能除憂
能以定爲歡 善說甘露法 自致得泥洹
聞爲知律法 解疑亦見正 從聞捨非法
行到不死處

道人說偈已現佛光相洪暉赫奕照曜天地

夫妻驚愕精神戰懼改惡洗心頭腦打地壞
二十億惡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拘跋尼國美音精舍與諸四輩廣說
大法有一梵志道士智博通達衆經備舉無
事不貫貢高自譽天下無比求敵而行無敢
應者晝日執炬行城市中人問之曰何以晝
日執炬而行梵志答曰世皆愚冥目無所見
是以執炬照之耳觀察世間無敢言者佛知
梵志宿福應度而行貢高求勝名譽不計無
常自恃憍恣如是當墮太山地獄無央數劫

求出甚難佛即化作一賢者居肆上坐即呼梵志何爲作此梵志答曰以衆人冥晝夜不見明故執炬火而照之耳賢者重問梵志經

中有四明法爲知之不對曰不審何謂四法一者明於天文地理和調四時二者明於星

宿分別五行三者明於治國綏化有方四者

明於將兵固而無失卿爲梵志有此四明法以不梵志慚愧棄炬叉手有不及心佛知其意即還復身光明炳然晃照天地便持梵聲爲梵志說偈曰

若多少有聞 自大以憍人 是以盲執燭照彼不自明

佛說偈已告梵志曰冥中之甚無過於汝而書執炬行入大國如卿所知何如一塵梵志聞之有慚愧色即便叩頭願爲弟子佛即受之令作沙門意解妾止即得應真

昔舍衛國有大長者名曰須達得須陀洹有親友長者名曰好施不信佛道及諸醫術時得重病委頓著牀宗親知友皆就省問勸令治病死死不肯答衆人言吾事日月忠孝君

父畢命於此終不改志須達語曰吾所事師號曰爲佛神德廣被見者得福可試請來說經呪願聽其所說言行進趣何如餘道事之與不隨卿所志以卿病久不時除差勸卿請佛冀蒙其福好施日佳卿便爲吾請佛及衆弟子須達木一即便請佛及僧往詣其門佛放光明內外通徹長者見光欣然身輕佛前就坐慰問長者所病何如昔事何神作何療治長者白佛奉事日月君長先人恭敬齋戒祈請萬端得病經時未蒙恩祐醫藥針灸居門所

忌經戒福德素所不知先人以來守死於此佛告長者人生世間橫死有三有病不治爲一橫死治而不慎爲二橫死憍恣自用不達逆順爲三橫死如此病者非日月天地先人君父所能除遣當以明道隨時安濟一者四大寒熱當須醫藥二者衆邪惡鬼當須經戒三者奉事賢聖矜濟窮厄德感神祇福祐羣生以大智慧消去陰蓋奉行如此現世安吉終無枉橫戒慧清淨世世常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事日爲明故 事父爲恩故 事君以力故
聞故事道人 人爲命事醫 欲勝依豪強
法在智慧處 福行世世明 察友在爲謀
別伴在急時 觀妻在房樂 欲知智在說

爲能師見道 解疑令學明 亦興清淨本
能奉持法藏 聞能今世利 妻子昆弟友
亦致後世福 積聞成聖智 能攝爲解義
解則戒不穿 受法猗法者 從是疾得安
是能散憂患 亦除不祥衰 欲得安隱吉
當事多聞者

於是長者聞佛說法心意疑惑燭然雲除良
醫進療委心道德四大安靜衆患消除如飲
甘露中外怡懌身安意定得須陀洹道宗室
國人莫不敬奉

昔羅閱祇國南有大山去城二百里南土諸
國路由此山山道深邃有五百賊依險劫人
後遂縱橫所害狼藉衆賈被毒王路不通國
王追計不能擒獲時佛在國哀愍羣生念彼
賊輩不知罪福世有如來而目不覩法鼓日
振而耳不聞吾不往度如石沉淵化作一人

著好衣服乘馬帶刀手執弓矢鞍勒嚴飾金銀莊校以明月珠垂珞馬體跨馬鳴絃往入山中羣賊見之以爲成事作賊積年未有此便卵之投石與此何異羣賊齊頭徑前圍繞挽弓拔刀諍諍欲剝脫於是化人舉弓一發使五百賊各被一箭以刀指擬各被一瘡瘍重箭深即皆顛倒五百羣賊宛轉卧地叩頭歸降爲是何神威力乃爾乞蒙原赦以活微命願時拔箭使瘡除愈今者瘡痛不可堪忍化人答曰是瘡不痛箭不爲深天下瘡重莫過

於憂殘害之甚莫過於愚沒懷貪得之憂殘害之心刀瘡毒箭終不可愈此二事者根本浮固勇力壯士所不能拔唯有經戒多聞慧義以此明道療治心病拔除憂愛愚癡貢高制伏剛強豪富貪欲積德學慧方可得除長獲安隱於是化人即現佛身相好挺特金顏殊妙即說偈言

所瘡無過憂 射箭無過愚 是壯莫能拔唯從多聞除 盲從是得眼 間者從得明示導世間人 如目將無目 是故可捨癡

離慢豪富樂 務學事聞者 是名積聚德
於是五百人見佛光相重聞此偈叩頭歸命
尅心悔過刀瘡毒箭自然除愈歡喜心開即
受五戒國界安寧莫不歡喜

篤信品第四

昔者舍衛城東南有大江水既深而廣有五
百餘家居在岸邊未聞道德度世之行習於
剛強欺詐爲務貪利自恣快心極意世尊常
念其應度者當往度之知此諸家福應當度
於是世尊往至水邊坐一樹下村人見佛光

相奇異莫不驚肅皆往禮敬或拜或揖問訊
起居佛命令坐爲說經法衆人聞之而心不
信習於欺怠不信真言佛便化作一人從江
南來足行水上正沒其踝來至佛前稽首禮
佛衆人見之莫不驚怪問化人曰吾等先人
以來居此江邊未曾聞人行水上者卿是何
人有何道術履水不沒願聞其意化人答曰
吾是江南愚冥之人聞佛在此貪樂道德至
南岸邊不時得渡問彼岸人水爲深淺彼人
見語水可齊踝何不涉渡吾信其言便爾來

過無他異術佛讚言善哉善哉夫執信誠諦可度生死之淵數里之江何足爲奇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信能度淵 摄爲船師 精進除苦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樂無爲者 一切縛解
信乃得道 法致滅度 從聞得智 所到有明
信之與戒 慧意能行 徒夫度恚 從是脫淵
於是村人聞佛所說見信之證心開信堅皆受五戒爲清信士明信自修法教普聞天下昔佛在世有大長者名修羅陀財富無數信

向道德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終身子孫奉行不廢長者亡時囑兒勿廢兒名比羅陀後日漸貧居無所有臘月已至無用供辦愁感不樂佛遣目連往問比羅陀汝父直月欲至當設何計比羅陀答言亡父教令不敢違之唯願世尊勿見忽棄也八日中時迴光臨盼目連即還具白如是比羅陀即將妻子外家質百兩金還舍供辦一切具足佛與千二百五十衆僧往詣其舍坐畢行水下食澡竟還於精舍比羅陀歡喜不敢悔恨其日

夜半諸故藏中自然寶物悉滿如故比羅陀夫婦明日見之喜而且懼懼官見問所從得此夫妻共議當往問佛尋到佛所具白如此

佛告比羅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

不違父教持戒慚愧沒命不二聞施慧道七

財滿具福德所致非爲災變智者能行不問
亦一男女所生之處福應自然於是世尊即說偈

言

信財戒財 懈愧亦財 聞財施財 慧爲七財

從信守戒 常淨觀法 慧而履行 奉教不忘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已不貧 賢者識真
比羅陀聞佛所說益加篤信稽首佛足歡喜
還家具宣佛教誨其妻子遂相承繼皆得道
迹

戒慎品第五

昔波羅奈國有山去城四五十里有五沙門
處山學道晨旦出山人間乞食食訖還山晚
暮乃到往還疲極不堪坐禪思惟正定歷年
如是不能得道佛愍念之勞而無獲化作一
道人往到其所問諸道人隱居修道得無勞

人爲說偈言

比丘立戒 守攝諸根 食知自節 審意令應
以戒降心 守意正定 內學止觀 無忘正智
明哲守戒 內思正智 行道如應 自清除苦
化道人說此偈已顯現佛身光相之容於是
五沙門精神震動感恩唯戒即得阿羅漢

惟念品第六

支形守意正定內學止觀滅意得道養身順
情安得免苦願諸道人明日莫行吾當供養
使諸道人休息一日時五沙門意大歡喜怪
未曾有安心定意不復憂行明日日中此化
道人送食而來食訖安和心意憺怕於是化

昔佛在世時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弗加
沙王未知佛道作七寶華以遺瓶沙瓶沙王
得之轉奉上佛白佛言弗加沙王與我親友

遺我此華今以上佛願令彼王心開意解見
佛聞法奉敬聖衆當以何物以報所遺佛告
瓶沙寫十二因緣經送持與之彼王得經心
必信解即寫經卷別書文曰卿以寶華見遺
今以法華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美到便誦
習以同道味弗加沙得經讀之尋省反覆燿
然信解喟然嘆曰道化真妙精義安神國榮
五欲憂惱之原累劫習還始今乃寤顧視流
俗無可貪樂即召羣臣國付太子便自剃頭
行作沙門法服持鉢詣羅閱祇城外陶家窯

中寄宿明日入城分衛食訖當至佛所奉受
經戒佛以神通知弗加沙明日食時其命將
終故從遠來不得見佛又不聞經甚可憐愍
於是世尊化作沙門往至陶家欲求寄宿陶
家語曰向有一沙門在彼窯中可共止宿也
把草入窯坐於一面問弗加沙從何所來師
爲是誰以何因緣行作沙門爲見佛未弗加
沙言吾未見佛聞十二因緣便作沙門明日
入城乃分衛已當往見佛耳化沙門言人命
危脆朝夕有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但當觀

身四大所由合成散滅各還其本思惟覺意空淨無想專念三尊布施戒德能知無常見佛無異方念明日種無益想時化沙門即說偈言

夫人得善利 乃來自歸佛 是故當晝夜

常念佛法衆 已知自覺意 是爲佛弟子
常當晝夜念 佛與法及衆 念身念非常
念戒布施德 空不願無相 晝夜當念是

解爲現佛身光明相好弗加沙王驚喜踊躍稽首作禮佛重告之曰罪對無常畢故莫恐弗加沙王言敬奉尊教忽然別去明日食時弗加沙王入城分衛於城門中逢新產犛牛護犛舐殺弗加沙王腹潰命終即生阿那含天佛遣諸弟子闍維起塔佛語諸弟子罪對之根不可不慎也

慈仁品第七

昔佛在羅閱祇去國五百里有山山中有一時化沙門在於窯中爲弗加沙說非常之要

弗加沙王思惟意定即得阿那含道佛知已

食肉初不田作奉事鬼神不識三尊佛以聖
明知其應度往詣其家坐一樹下男子行獵
唯有婦女在見佛光相明照天地山中木石
皆變金色大小驚喜知佛神人皆往禮拜供
施坐席佛爲諸母人說殺生之罪行慈仁之
福恩愛一時會有離別諸母人聞經歡喜前
白佛言山民貪害以肉爲食欲設微供願當
納受佛告諸母人諸佛之法不以肉食吾以
食來不須復辨因告之曰夫人生世所食無
數何以不作有益之食而殘害羣生以自濟

活死墮惡道損而無益人食五穀當愍衆生
蠕動之類莫不貪生殺彼活已殃罪不朽慈
仁不殺世世無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爲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爲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垂拱無爲 不害衆生 無所煩惱 是應梵天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佛說偈已男子獵還諸婦聽經不復行迎其
夫驚疑怪不如常棄肉來歸謂有變故至見
諸婦皆坐佛前叉手聽經瞋恚慘慘欲圖毀

佛諸婦諫曰此是神人勿興惡意也即各悔

過爲佛作禮佛重爲說不殺之福殘害之罪
夫主意解長跪白佛吾等生長深山以殺獵
自居罪過累積當行何法得免重殃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履仁行慈 博愛濟衆 有十一譽 福常隨身
亦一
臥安覺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昇梵天 是爲十一
佛說偈已男女大小百二十二人歡欣信受
皆持五戒佛語瓶沙王給其田地賜與穀食

仁化廣普國界安寧

昔有大國王名和默處在邊境未覩三尊聖
妙之化奉事梵志外道妖蠱舉國奉邪殺生
祭祀以此爲常時王母病委頓著牀使諸醫
師不蒙湯藥遣諸聖女所在求請經年歷歲
未得除瘥更召國內諸婆羅門得二百人請

入令坐供設飲食而告之曰吾太夫人病因
經久不知何故乃使如此卿等多智明識相
法天地星宿有何不可具見告示諸婆羅門
言星宿倒錯陰陽不調故使爾耳王曰作何

方宜使得除愈婆羅門言當於城外平治淨處郊祠四山日月星宿當得百頭畜生種種各異類及一小兒殺以祠天王自躬身將母至彼跪拜請命然後乃瘥王即供辦如其所言驅人象馬牛羊百頭隨道悲鳴振動天地

從東門出當就祭壇殺以祠天世尊大慈普濟衆生愍是國王頑愚之甚云何興惡殺衆生命欲救一人於是世尊將從大眾往到其國在城東門道路逢王及婆羅門輩所驅畜生悲鳴而來王遙見佛如日初出如月盛滿

光相炳然照曜天地人民見者莫不愛敬所驅畜生祭饌之具皆願求脫王即前進下車却蓋爲佛作禮又手長跪問訊世尊佛命令起問欲所至拱手答言國太夫人得病經久良醫神祇無不周遍今始欲行解謝星宿四

山五嶽爲母請命冀蒙得瘥佛告大王善聽一言欲得穀食當行耕種欲得大富當行布施欲得長命當行大慈欲得智慧當行學問行此四事隨其所種還得其果夫富貴之家不貪貧賤之食諸天以七寶爲宮殿衣食自

然豈當捨甘露之漁來食麤穢也祠祀淫亂以邪爲正殺生求生去生道遠殺害衆命欲救一人安得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壽百歲 勸事天下神 象馬用祭祀不如行一慈

佛說偈時即放光明烈照天地三塗八難莫不歡喜各得其所國王和默聞說妙法又覩光明甚大歡喜即得道迹病母聞法五情悅豫所患消除二百梵志覩佛光相重聞其言慚愧悔過願爲弟子佛盡受之皆作沙門各

得如願王及大臣請佛說法供養一月乃去以法治正國遂興隆

言語品第八

昔弗迦沙王入羅閱祇城分衛於城門中爲新產牛所觕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一之牛從後復觕殺其主其主有子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來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

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行詣佛所到作禮畢却坐王位又手白佛言大可怪世尊一頭犧牛而殺三人將有變故願聞其意佛告瓶沙王罪對有原非適今也王曰願聞其由佛言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治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顧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同老母不在嘿聲捨去竟不與直老母來歸不見賈客即問比居云皆已去老母瞋恚尋後追逐疲頓乃及責索舍直三賈客逆罵詈言我前已相與云何復索同聲共歎不肯與

直老母單弱不能柰何懊惱呴誓語三賈客我今窮厄何忍欺歟於我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殺汝乃休不爾不止佛語瓶沙爾時老母者今此犧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歎殺者是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憬陵憐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福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佛說是時瓶沙王官屬一切莫不恭敬願崇

善行作禮而去

雙要品第九

昔舍衛國王名波斯匿王到佛所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五體投地稽首足下長跪白佛願以來日於四街道施設微食欲使國人知佛至尊願令衆生遠鬼妖_{廿四}盡悉奉五戒以消國患佛言善哉夫爲國主宜有明導率民以道求來世福王曰至真請退嚴辨手自爲飯身往奉迎佛與衆僧俱至四衢佛至就坐即行漂水手自斟酌佛食飯畢於四道

頭爲王說法觀者無數時有兩商人一人念曰佛如帝王弟子猶忠臣佛陳明法弟子誦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屈意奉之一人念曰斯王愚惑爾爲國王將復何求佛者若牛弟子猶車彼牛牽車東西南北佛亦如是子有何道而下意奉之二人俱去行三十里停宿沽酒共飲評論矚事其善念者四王護之其惡念者太山鬼神令酒入腹如火燒身出亭路卧宛轉轍中晨商人車五百乘轡殺之馬伴明日求之已殺曰還國見疑取物去不義

輕身委財逝至他國國王崩亡無太子識書
云何土有微人當王斯土故王有神馬任王
必屈膝即具嚴駕神馬印綬行來國土觀者
數千商人亦出國太史曰彼有黃雲之蓋斯
王者氣神馬屈膝舐商人足羣臣預作香湯
亦
澡浴拜爲國王於是遂處位聽省國事深自
思曰余無微善何緣獲此必是佛恩使之然
也即與羣臣向舍衛國遙稽首曰賤人無德
蒙世尊慈得王此國明日願與應真衆垂意
顧斯一時三月佛告阿難敕諸比丘明日彼

王請皆當作變化令彼國王人民歡喜各作
神足往到彼國皆次就坐如法儼然下食畢
訖洗手爲王說法王曰吾本微人素無俠德
何緣獲斯佛告王曰昔彼天王飯佛於四衢
道王心念言佛如國王弟子猶臣下王種斯
裁今自獲果彼一人云佛者若牛弟子猶車
被人自種車轢之災今在太山地獄爲大車
所轢自獲其果然非王勇健所能致矣爲善
福隨爲惡禍追此爲自作非天龍鬼神所能
與於是世尊即說倡言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轍於轍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佛說經偈已 王及臣民聽者無數皆大歡喜
逮得法眼

昔者闍崛山後有婆羅門七十餘家宿福應
度佛到其村現道神足衆人見佛光相巍巍
莫不敬伏佛坐樹下問諸梵志居此山中爲
幾何世有何方業以自供給曰居此以來三
十餘世田作畜牧以此爲業又問奉修何行

求離生死答曰事日月水火隨時祭祠若有
死者大小聚會唱生梵天以離生死佛語諸
婆羅門夫田作畜牧祭祠日月水火唱叫生
天非是長存離生死法極福無過二十八天
無有道慧還墮三塗唯有出家修清淨志履
行寂義可得泥洹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廿六
以真爲偽 以偽爲真 是爲邪計 不得真利
知真爲真 見偽知偽 是爲正計 必得真利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觀諸世間 無生不終 欲離生死 當行道真

七十婆羅門聞佛所說欣然意解願作沙門
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皆成沙門佛與共
還精舍至於中路顧戀妻息各有退意時遇
天雨益懷憂慘佛知其意便於道邊化作數
十間舍入中避雨而舍穿漏佛因舍漏而說

偈言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惟行 媵沫爲穿
蓋屋善密 雨則不漏 摄意惟行 媵惠不生
七十沙門聞說此偈雖強自進猶懷嘵嘵雨
止前行地有故紙佛告比丘取之受教即取

佛問比丘以爲何紙諸比丘白佛此裏香之
紙今雖捐棄處香如故佛復前行地有斷索
佛告比丘取之受教即取佛復問曰此何等
索諸比丘白佛其索腥臭此繫魚之索佛語
比丘夫物本淨皆由因緣以興罪福近賢明
亦一
則道義隆友恩闇則殃罪集壁_二彼紙索近香
則香繫魚則腥漸染既習各不自覺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迷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附香薰 進智習善 行成潔芳

七十沙門重聞此偈知家欲爲穢數妻子爲桎梏執信堅固往至精舍攝意惟行得羅漢道昔長者須達買太子園田共造精舍奉上世尊各請佛及僧供養一月佛爲二人廣陳明法皆得道跡時太子祇陀歡喜還東宮歎佛之德作樂自娛祇陀弟瑠璃常在王邊時王素服與諸近臣及後宮夫人往詣佛所稽首禮畢一心聽經瑠璃在後典衛御座時諸侍臣阿薩陀等密謀啓曰試著大王印綬坐御座上如似王不於是瑠璃即隨其言被服

昇座諸佞臣等皆共拜賀正似大王千載遭遇黎庶之願豈使東宮闕關於此之御座豈可昇而復下也即率所領貫鉗拔劍自就到祇洹斥徙大王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祇洹間殺王近臣五百餘人王與夫人播遯晨夜至舍夷國中道飢餓王取蘆菔腹脹而薨於是瑠璃遂即專制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顏色不變含笑熙怡甘心受刀命未絕間聞虛空中自然音樂聲迎其魂神佛於祇洹即說偈言

造喜後喜 行善兩喜 彼喜惟歡 見福心安
今歡後歡 爲善兩歡 厥爲自祐 受福悅豫
是時瑠璃王尋興兵衆伐舍夷國殺害釋種
道迹之人殘暴無道五逆兼備佛記瑠璃不
孝不忠衆罪深重却後七日當爲地獄火所
燒殺又太史記記與佛同王大怖
燒殺即乘船入海吾今處水火不得來七日日中有自然
火從水中出燒船覆沒王亦被燒恐怖毒熱
忽然沉終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造憂後憂 行惡兩憂 彼憂惟懼 見罪心憮

今悔後悔 爲惡兩悔 厥爲自殃 受罪熱惱
佛說是已告諸比丘太子祇者不貪榮位守
死懷道上生天上安樂自然瑠璃王者狂愚
快意死墮地獄受苦無數一切世間豪貴貧
賤皆歸無常無長存者是以高士殞命全行
爲精神寶佛說是時莫不信受

法句譬喻經卷第一

音釋

喟	口貴切
歎息也	窯
餘招切	燒
居候切	藪
瓦器竈也	蘇后
蟲乳烹切	蠕
殼	張弩也
也	餕
陟劣切	祭
楚禁切	朱
符識也	欲
舐	狼狽切
甚爾	轍
餚也	車
切	所踐
慝	惕德切
姦慝也	將
廉切	漸染
漸染也	漸
蘆菔	呼弘切
蘆菔鼻墨切	諸
菜名	日薨
薨	侯死